

開放文學 – 風花雪月 – 玉梨魂 第十七章 魔劫

好夢不成，奸謀忽中。彼蒼者天，顛倒之，播弄之，離以苦之，病以困之，種種摧殘，猶以為未足。特再加一惡魔為之讒構其間，俾常處於千荊萬棘中，不得一日寧貼。命宮磨礪，而此悲痛之慘劇，且連續演出，靡有窮期，獲罪於天，無所禱也。以是知兩人之結果，蓋有難言者矣。夢霞養病寓舍，猶問日一赴校。梨娘止之不可，乃代為之請假。李某時於課餘之暇，來視夢霞，狀至慇懃。夢霞平日與之冰炭，顧未嘗形諸詞色，一堂問答，虛作周旋，雖非深交，並無惡感。今者繁重之校課，彼一人服其勞，復偷得餘閒，時來存問先生之無恙。夢霞於此，固當易其厭惡之心，為感激之私，謂此人亦多情者，前誤以輕薄少年視之矣。然而奸人之交接，蓄其陰賊險狠之心，必飾以謙恭肫摯之行，虛示其誠，潛行其詐，發於人之所不覺。李某來而夢霞納之，直不啻引狼入室、揖盜開門。一來再來，不數日而禍事起矣。一日薄暮，李復來，夢霞方臥，移坐牀前，瑣瑣作無謂談。夢霞殊厭其嘵嘵，閉目不答，耳聒矣，而彼終無去意。鵬郎忽入，手持一物，狀若緘札，大呼曰：「先生！阿母……」夢霞大驚，急作咳嗽以止之。鵬郎急回首見李，乃不語。夢霞莊容謂鵬郎曰：「汝年長矣，猶頑愒如許，此李先生，餘之好友，長者在前，作此狂呼跳躑之態，不令人笑汝為失教之兒耶？」鵬郎受責默然，雙睛炯炯，目李不少瞬。夢霞復顧謂李曰：「是兒名鵬郎，舍親之幼孫也。椿庭早萎，遺此孤雛，乃祖囑餘善督教之。今半稔矣，輕浮若此，適足以見餘訓導之無方耳。」李笑曰：「君言過矣，吾觀鵬郎，貌聰慧而態活潑，佳兒也。」言時，鵬郎已將手中函乘間擲於枕旁，欲行不行之際，李某故作不見，欠伸而起曰：「日暝矣，吾去休。霞君珍重，明晚當再來視君也。」又呼鵬郎曰：「鵬郎同我至門外游耍去，勿在此擾先生清睡也。」言畢，牽其手與之俱出。

李挈鵬郎至門外，時斜陽一角，掩映林梢。倦還之歸鳥，方載飛載止，撲速投其故巢。長堤十里，暮色猶未深也。可憐之鵬郎，不知此時與彼同行之人，實為神奸巨慝，將以至劇烈之慘痛，加之於其母。顧與之攜手出門，作嬉游之伴侶，此真危境也。兩人且行且語，李先以不急之語詢鵬郎曰：「汝讀何書？先生待汝好否？」鵬郎一一具答。有頃，李忽止不行，陡謂鵬郎曰：「餘思得一事問汝，汝勿誑餘。」鵬郎請其說。李曰：「汝適間手中所持之書函，非汝母遣汝交與先生者乎？」鵬郎驚聞是語，目瞪口呆，面色驟變為白，嫩弱之神經，若受非常之刺激者。良久乃答曰：「非也。是書乃自先生家中寄來者，母遣餘攜交先生耳。」李笑而不信。又問汝家幾人，汝母何名，年幾何矣。鵬郎不悅曰：「先生瑣瑣問餘家中事，意欲何為？餘殊不願聞也。黃昏已近，恐阿母盼望，餘歸矣。」言已，遽回首望家門而奔。李追呼之，去已遠矣。

李乃沿堤歸，喃喃自語曰：「是兒狡哉，乃敢所諱言欺餘。若其母與夢霞而果無關係者，則彼方持書而入狂呼阿母之時，書可以為人所共見，夢霞何為作嗽示意？後鵬郎突被餘之詰問，忽露驚惶之狀，噤不能答，久之，乃以家書對。是中之曖昧，不問可知，而是書之為其母所發，亦可斷言。今既為餘於無意中撞見，餘必欲偵破其秘密，俾情婦姦夫，知餘之手段。然偵探之手續，不能不以交歡鵬郎，為入手辦法。今日不得，則繼以明白，明日不得，則繼以後日。威脅之而無效，則以計誘之，不懼彼狡滑之孺子，不墮餘之術中也。」

自今伊始，崔氏之廬，無日不有李之蹤跡，戶限幾為之穿。以視疾之名，作秘密之間諜，來必或袖食物，或懷玩具，以餌鵬郎，以市愛於鵬郎。鵬郎雖狡，然髫髻之齡，知識究甚淺薄。彼不知李所以不惜金錢，購種種之食物、玩具以相餉者，實挾有別的慾望。且以李為真愛我，樂與之相處，頗切依依之態。李間以甘言誘之，鵬郎忘其所以，時竟以真消息相告。此實由於李之毒計，不得為鵬郎責。然兩人之密事，實破壞於此小兒之口。愛河滾滾，情海茫茫，霎時間陡起絕大之風波，李既偵得其實，慾望已滿，乃去而不復來。

夢霞靜養若干時，困頓之精神已稍稍復其常態。而彼多情之癡鬼，與夢霞朝夕不離者，至此乃知夢霞不可久相與處，若日與夢霞疏，不久將舍之而他適矣。夢霞以校課久曠，病體已蘇，擬即趨赴講台，以補從前之缺。一日晨起，方披衣下牀，忽館僮奔入曰：「有一舟子在外，言先生家中遣渠來載先生回去者，請先生速登舟，謂奉老夫人命，今日必須趕到也。」夢霞心竊駭，意家中必有意外事矣，急呼舟子入，舟子所述與僮言同。夢霞乃問之，曰：「汝來時，老夫人無恙乎？」曰：「無恙。」「家中人均無恙乎？」曰：「均無恙。」「然則因何事而急待餘歸乎？」曰：「不知。老夫人於昨晚遣人來僱餘舟，囑餘連夜鼓棹來此，但言明日能早載得先生歸者，當倍償汝之舟金，未嘗言及何事也。」夢霞大疑，然終莫測其所自。正籌思間，舟子已疊作無情之催促，勢難免此一行矣。乃將案頭亂稿草草收拾，書二紙付僮。一以留別其主人，一則校中告假書也。時尚早，崔家人猶未起，館僮送之出門，匆匆登舟去。

江神助風，舟行如矢，午雞唱罷，便抵家門。夢霞急趨入見其母，母見之亦訝曰：「兒病已愈耶？胡昨晚接得汝函謂病重欲歸也。」夢霞茫然曰：「奇哉，兒並無此書，必贗鼎也。是何奸人，作此狡獪，使老母飽受虛驚耶！」索書閱之，字體殊艱澀，強摹夢霞筆跡，而時露其本態，則李生所為也。夢霞默念吾中奸賊之計矣，顧彼之作此，又欲何為？噫，吾知之矣，方餘病時，彼日來視餘，後忽絕跡。餘初甚疑之，今發現此偽函，其心誠不可測也。或餘之秘密已為彼所偵悉，故設計遣餘歸，欲不利於梨娘耶？果爾，則彼必更施詭計以賺梨娘，吾可憐之梨娘將為奸人所蹂躪矣。夢霞至此幾欲失聲呼奈何，然終不能以心中所懸揣者，舉以告母，則為謾以語之曰：「是書乃同事李君偽托，兒能識其字跡。渠與兒甚相得，曩兒病驅未復，勸兒歸，校課為兒代。兒未允，彼故為兒作書，俾以母命召兒，則不得兒不歸耳。」母曰：「此亦良友之好意，不得謂之惡作劇。兒既歸，姑暫事休息，吾視兒之容顏，固猶帶數分病態也。」夢霞唯唯。

夢霞自此復家食矣，獨居深念，頗難為懷。時取偽函反覆審視之，探其用意所在，覺李之為人，實為小人之尤。與之相處半載，雖意見相左，尚未知其設心竟若是其險惡也。脫餘之秘密而果為彼知者，彼能偵餘，餘不能偵彼；彼能陷餘，餘不能陷彼。養虎貽患，餘斷不容此惡魔常擾餘左右，而破餘之好事也。石癡行時，曾以全校主持責餘一人，餘對於此校，實負完全責任。餘固有進退教員之權。李之人格，即此一書可以斷定。小學中有此無道德之教師，亦非鄉閭之福。去之，去之！餘決去之。為公乎？為私乎？固兩得其所也。彼在餘之掌握中，顧乃欲設計陷餘，以自絕於餘，恐餘去之不速耶。但彼既賺餘歸，數日中難保無意外之變。以李譎詐多端，欲欺一荏弱之女子，固甚易易，梨娘危矣。彼非有心欲加毒於梨娘，何用此狡獪之伎倆？餘不免為彼所愚，梨娘之墮其詭計，亦事之所必至。

念至此，而夢霞之心，遂不能片刻寧，而怒、而懼、而切齒、而驚心，意李果出此忍心害理之舉者，餘誓不與之兩立。思潮泛濫之際，恨不奮生雙翼飛飛，直到窗前，一覘玉人之安否。而一念迴旋，猶望事實或不如餘之所料，李或尚未知餘秘密，或知之而實未嘗設心破壞，或梨娘靈心慧眼，能識破其奸謀而不為所窘。然此萬一之希望，實與事理不合。作如是想，聊以自慰則可，以為必中恐未也。方寸靈台，頃刻間翻雲覆雨，極變幻之態。思緒愈紊，愈覺低徊欲絕，如坐針氈，如被芒刺。靜處一室中，若有鬼魅現於前，虎狼躡其後。覺一起、一坐、一舉、一動，皆有非常之危險。忘餐廢寢，終夜以思，長此以往者，不將成癩癩之疾耶！

次晨，夢霞方晨餐，郵使遞一函至，接而視之，顏色倏變，手持書而顫。此奇異之函何自而來？蓋梨娘之通辭也。雖未開緘，已知其中消息，必惡無疑。乃急拆閱之，書辭錄下：

君此行殊出意外，臨行並無一言相示，雖有慈命，何其速也？君非神龍，而行蹤之飄忽，至於如此，豈恐妾將為臧倉之沮耶？顧去則去耳，吾家君非從此絕跡者，暫時歸去，不久即當復來，何必以一紙空言，多作無聊之慰藉？抑君即欲通函，何不直接交於妾，而間接交之李某，倩彼作寄書郵。此何事而可假手於他人耶！君若此，直不啻以秘密宣示於人。彼李某為何人？君果信其必不竊窺君書之內容耶？妾實不解君命意所在。君縱不為己之名譽計，獨不為妾之名節計乎？妾素認君才大而心細，事必出以慎重，今

竟輕率荒謬至此，豈驟患神經病耶？漆室遺嫠，心如古井，與君為文字之交，並無絲毫涉於非分。君亦束身自好，此心可質神明。然縱不自愧，其如悠悠之口何？今君不惜以密札授人，人即以密札要我，一生名節，為君一封書掃地盡矣。不知君將何以處妾？且何以自處也？事已決裂，妾何能再腆顏人世！然竊有所疑者，以此書證之君平昔與妾之交際，如出兩人，此中有無別情，或為郵差誤投，或為奸人所弄，妾殊不能自決。今無他言，惟盼君速來，以證明此事，而後再及其他。方寸已亂，書不成文，謹忍死以待行旌。